

中 国 新 诗  
百 100 年  
1919-2019

SNÖBEKÄNNEELSE

ETT URVAL AV LI LIS DIKTER

# 雪 的 供 词

李 笠 诗 选

李 笠 —— 著



作家出版社

SNÖBEKÄNNELSE  
ETT URVAL AV LI LIS DIKTER

# 雪 的 供 词

李笠诗选

李 笠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的供词 / 李笠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063-8460-5

I. ①雪… II. ①李…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76598 号

### 雪的供词——李笠诗选

作 者：李 笠

责任编辑：懿 翱

装帧设计：孙惟静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100125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86-10-65015116（邮购部）

E-mail: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作家在线）

印 刷：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142×210

字 数：237 千

印 张：12.75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8460-5

定 价：45.0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沈奇

## 序一：

异质与本真

——李笠诗歌艺术简论

从北欧起雾的眼神，到故国发烫的呼吸，客态双栖，互证互济——跨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及新世纪三个时代的诗人李笠，以其特殊的、东西方穿透性的生存体验、语言体验和时空体验，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当代进程，提供了一份具有特别价值的诗歌履历。

身居欧洲、中国，进而东西穿行等多元文化语境，行走汉语、英语、瑞典语等多种文化地缘场域，“漂泊者诗人”李笠，以开放的心态和本质的行走，在华丽的物质世界之外，在溃疡的意识形态之外，在生硬的水泥世界之外，在空心喧哗的公共话语之外，兀自特立独行，以其沉郁的诗思和奇崛的意象，深入文化血缘与地缘之纠缠、冲突、盘诘与印证的多向度复杂体验中，敏感而富有张力地表

现出一个国际性的“边缘人”和“漂泊者”，对现代社会、现代文明及现代人性中，那最深刻最细密处的忧伤、忏悔与悲悯，从而建构为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诗性经验世界。

这个经验世界再次向我们表明：现代诗的自由，不仅是解放了的语言形态的自由，更是解放了的人之精神形态的自由。

母语与非母语；地缘与非地缘；“在家”与“在路上”；“异乡人”“狂舞的孤影”（李笠诗句），追梦人迷失的记忆；以及“度己”与“度世”；以及生命的真实与言说的真实；作为文本化的李笠式诗歌写作，一手伸向存在，一手伸向语言，听由“漂泊者”个在的生命波动与生存困惑之本源性驱动，以错位的语感折射文化的错位感，以复杂的语言形式打造复杂意绪的合理容器，以风的自由和铁的敏锐，解析灵魂，拷问存在，为越来越平面化的当代中国汉语诗歌，重新找回尖锐而突兀的先锋品质。

——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先锋”：不是为了打捞虚构的荣誉，而是为了抵达生命的真义而安妥一颗漂泊的灵魂，并由此获得真正可称之为跨越性的、具有国际视野和人类意识的诗歌品质。

也许，我们从他的文本中，至今依然不难发现，因意象的迷离和观念的驳杂而导致风格的游离不定，但这都不足以影响到我们对

他的作品中，那远离体制和时尚的驯化，出自原生性的发声方式和异质性的精神力量，而裸呈的心音心色之欣赏与感佩，并由衷地慨叹：在诗以及所有艺术性创造活动中，内心的真实与自由，确实比什么都重要。

脉行肉里，行寄影中；别开一界，卓然高致——“它如此真切细微地属于一个人，又如此博大宽厚地属于每一个人”（借用扬之水《诗经别裁》语）。在现代汉诗的谱系坐标中，李笠的存在，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亮点，而成为这个时代与未来历史之浓烈的记忆。

二〇一五年四月改定于西安印若居

柏桦

序二：  
从一首诗出发：  
诗歌的戏剧之音  
读李笠

怎样进入一个诗人？这不仅对一般读者或学者是一个难题，对一个诗人同样是一个难题。请允许我再问一遍：你到底是怎样进入一个诗人的？

我想每一个读者（包括诗人）在进入一个诗人之前，都曾有过这样一种共同经验，即我们一般是从一个诗人的一至三首诗开始进入的（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例外，直接就从他或她的一本诗集进入，而这样的诗人在他或她早期的决定其诗名的阶段，都无处女作，即代表作，这一确定性标志），你一旦从这几首诗完全认同了这位诗人，接下来，你就会迫不及待地去追踪阅读这位诗人，直到读完他或她现有的所有诗作并对他或她终生满怀一种非我莫属的（知音般的）阅读期待。然而，面对如此众多且各具风格的诗人，你为什么

着迷于这一个而不是另一个，这同样令人费思量，但一言以蔽之：缘分。

在此，我想稍稍回溯一下我以上所说的阅读经验。在“今天派”诗人中，我对北岛最初的进入，就是因为突然在一九八〇年读到了他的《回答》《习惯》《黄昏：丁家滩》；对欧阳江河的进入是他的《悬棺》；对翟永明则是《静安庄》；对陈东东是《远离》《独坐裁酒亭，我们该怎样去读古诗》；对韩东是《二十年前剪枝季节的一个下午》《甲乙》；对于坚是《罗家生》《零档案》。好了，这个清单就不无止尽地开列下去了。让我赶快回到本文的正题，即我是从哪一首诗开始进入到李笠的诗歌世界的？

二〇〇七年冬日的一天，我偶然读到了李笠写于该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一首诗《一个中国女人的圣诞之死》，一口气读完，我当场便确认了这位势如破竹、横空出世的诗人，一位如此强力的戏剧化诗人，他写出的不仅仅是一首诗，简直就是一幕小型诗剧：

她：

石头，石头硬的拳头

啪啪坠落

我捂着脸。我想着

容颜——腰

可折，骨可碎

女人最宝贵的东西——脸——不能破

红葡萄酒呵红葡萄酒

你这玫瑰的心

你应滋润爱情

但此刻你却成了暴力帮凶，我猝死的原因

是的，我后悔

为他倒酒！但谁

能够抵挡雪天壁炉的诱惑？

我，一个东方的弱女子

我唯一的抵抗

是摘掉他脸上的

金丝边眼镜——我不想让脸

成为乱箭齐射的靶子

我抱头鼠窜

但猛地被一堵高墙挡住

铁蹄践踏着我的背

我断气的一刻

看见我正坐在深夜家里的电脑前

触摸地球另一头的那个金发男人的嘴唇

但就是他

成了捶击我的榔头

仿佛要把我打造成一件不朽的器具

他：

不是我在捶击，是鼓槌在敲打

战鼓喧天。我杀入敌群

我不知道我那热乎乎的手上

是她的血还是我流的汗。啊，做爱的快感！

她：

我，一个四十七公斤的身子

又怎能承受一个九十公斤重的北欧海盗的捶击

这是一场多么不公平的拳击赛呀

我变成了肉袋

他：

她弄碎了我用两千块钱买来的眼镜

所以，所以我才

揪住她头发

把她从三楼

拖到底楼，直到我把她扔进雪中……

她：

我眼前浮出国内的亲友，告别的场景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

——一年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网上

——他长得真酷！

——像好莱坞明星

——他让我去过圣诞。他给我买好了机票

——你为什么不找中国男人？

——三十多岁的女人，谁还要啊？

——他多大？

——五十出头

——有孩子吗？

——他没有结过婚

——哦，这种人你一定要小心……

他：

鹰在鸡的头顶上盘旋。我在

读她，一个东方

单身女人，一个必须用心

翻译的符号

她：

东对西，上对下，天空对大地  
心狂跳，血沸腾，嘴就是找不到要说的话  
啊，沟通！完美的英语  
才能完成一次完美的国际贸易

他：

哎哟，不行了，我受不了了，她说  
但我说：宝贝，甭撒娇  
你必须学会坚强。坚强，才能够使人完整

她：

好粗，洋人的手！  
水磨不停地转动。鸡  
被捏住脖子时的痉挛。海潮般迭起的尖叫

他：

交谈？沟通？理解？  
但用哪一种语言？  
这第三种与抒情和深刻无关！

她：

我把他当成亲人，他把我当作玩物

我把他当成丈夫

他把我视作用钱买来的商品

“几年前……”

他嘻嘻一笑，“在泰国

我一个星期也只要消费五百……”

多么刺心的话

但我把他的侮辱

当作了异国情调，一种中国男人缺少的坦诚

他：

一块精致的丝绸。那里有古老的死刑

你们的工厂为何雇用孩子？

瞧，她噘着嘴，像受了委屈的孩子

她：

祖国，我为你负罪！你怎么会……

出国是为了神圣的爱！但人家

却把我视作低贱的

难民

是啊，你的国家好，那你又为什么要来这里？！

他：

我不是你想象的跳板。但我需要你

这里找不到你这般温顺的女人

春潮带雨晚来急

野渡无人舟自横！

看，我也会吟咏美丽的唐诗

她：

两星期过去了。我独自待在屋里

斯德哥尔摩像一座地狱

我曾经是个快乐的单身贵族——

想泡吧，就泡吧，想旅行，就旅行，想潇洒……但眼下

竟沦落成一个有泪无处洒的妓女

妓女只要卖肉

最多也就再卖点笑

而我不光光是卖肉，还被迫卖笑

当不折不扣的免费保姆——妓女保姆

绿卡呵绿卡！

你是那只我既恨又怕长着黄毛的大手

他：

从死亡中诞生，才是生活的开始

这是你的人生哲学

它裹着你的脚

你无法离我而去

忍吧，发扬孔子“克己复礼”的美德！

她：

他究竟是什么人？

疯子？精神病患者？怪人？魔鬼？

为什么当我温情地说：你衬衣上

有一只洞

他立即暴怒地脱下衬衣，把它扔入烧着的壁炉？

他：

温情是什么？孤独是一切

我在高速公路上突然刹车

是因为你把我的汉堡包

放在了我的公文包上

而我从抽屉里掏出手枪

仅只是为了让你闭嘴。我想安静地独处。和上帝

她：

一个月过去了。我依旧在适应  
当他说“我爱吃你做的中餐”  
我就会有一种是他母亲的感觉  
我的全部价值，就是做好一个贤惠的东方女人  
但事与愿违  
那天，当我把桌上垃圾  
掸到地上，他举手就给了我一个耳光  
我哭着上楼——从来没有人  
这样对待过我，没有！  
难道我是奴隶？牲口？  
难道我连牲口都不如？  
他的父母在旁边看着我们  
若无其事地喝着手上的咖啡。唉，这些人  
怎么会这样？  
我要回国！明天就回！  
不不，不能回国！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我的亲戚朋友此刻一定在看我  
唉，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  
屈辱？况且，况且这并不是屈辱，这只是一个  
突发事件，一个小小的冲突  
知难而上！他只是孤独惯了，不习惯

别人来打扰他的生活、秩序  
不管怎样，挺住！既来之则安之  
多不容易啊走到今天这一步分享  
同一张床哦对了是他在表格上  
写着“我的未婚妻”瑞典是个  
福利国家女人和孩子的天堂  
我要用中国人逆来顺受的精神  
改变这个欧洲金发碧眼心理扭曲的爱……

他：

你从未被这样打过？  
你说你父亲是警察？你是他  
掌上明珠？但，宝贝，你在这里  
在另一个星球，我  
主宰着你。死亡知道人质是什么……

此诗的意义一看便知，无需多说，不外乎是讨论东西文明（尤其在细节上）的冲突，甚至由于这各自怪异的细节冲突所引来的二者之间的残忍且恐怖的战争。但我在这里最感兴趣的却是另一个题目：这么长一篇二人对话为什么能自始至终保持住强烈的诗性紧张感？